



青青子衿

# 生命是一條河流

● 宸彰\*

文學作品裡常常用河流來象徵時間，「君不見，黃河之水天上來，奔流到海不復回；君不見，高堂明鏡悲白髮，朝如青絲暮成雪。」我們的生命河流又是什麼風貌？出生時，我們像是潺潺小溪，隨著歲月的成長，滙流愈來愈多，成就了長江大河，最後，或許流入大海，或許變成自成湖泊，也或許變成枯水一灘。

生命是一條河流，有時當我們走某個定點時，會忘記怎麼走到這個點，會不知道怎麼走下去，只是一直卡在某個漩窩裡。像是盤旋在其上的落葉，轉轉不停卻又無從出游，不知何時才能在水流稍稍停緩時，繞出漩渦繼續前行。

日前教授王鼎鈞〈哭屋〉一文，二先生參加第一次進士科舉，因算命的說他沒有進士命，彷彿中邪般，沒考好；三年後第二次央求同樣是進士的父親以金錢支援，父親不允，仍未考上；第三次也是最後一年舉行科舉，他再度央求父親金錢支援，長跪至天明，父親依然堅定不給，二先生上京赴考，在以為沒有命沒有運的情形下，果然失常發揮不了他的真才實學，回到家中書房，家人這次沒聽到哭聲，卻在隔日一早看見上吊的二先生。二先生到底是象徵讀書人執著堅持的精神？還是一個跨越不了困境而了斷自己生命的案例？一個人為了追尋理想，究竟可以到什麼程度？如果二先生認命了，成為一位教書先生，作育英才無數，自是發揮天賦；但他就不會成為一個傳說，讓作者王鼎鈞感動書寫成文，成就一種讀書人的形象。親愛的，如果是我們卡在這樣的生命漩渦裏，我們會怎麼選擇？

\* 宸彰，本名駱育萱，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。

生命一如河流，或許正激昂、或許正流暢，這樣的順境，誰不歡心。但是一個不小心，河道改變，莫名跟其他河川滙流而稀釋了自己的味道，這時您會安適地順流而下，還是開創新方向？

生活中我們有很多身分，父母、子女；老師、學生；上司、下屬；但是我們不是身分，我們只是扮演一種身分的角色，隨著場域不同而有不同身分，我們是扮演身分的主體，不是被身分操控的人。所以當我離開學校脫下老師的戲衣，回到家中孩子面前，我就是母親。然而有個場域定不可少，那就是與自己獨處時，因為那時，我就是只是我，不是任何身分。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人只是拼命地把身分的戲衣往身上套，有時入戲太深，偏又不接受戲份，發現別人不配合時，氣憤、責怪、哀怨全都湧上心頭，殊不知其實那只是我們生命中一個角色，而我們要學的不過是出入自在而已。所以就算是滙流到大海的小水滴，也一樣有小水滴的味道。

往上躍昇，當我們看到自己的源頭和流向，自會超然明白。不論如何，當我們不斷整理自己，就更能接受自己；當我們更能接受自己，就不會受外境誘惑而墮落，而不清不楚、不明不白，最後成為一條不甘心自我風貌的人生河流。

本文首刊於中央社名家部落格 <http://famousblog.cna.com.tw/index.php?blogId=23>

